

妙趣羊联

小波

旧时四川某地一饮食店有联：“饮食便宜，任随你划拳打马，银钱各照，谨防他顺手牵羊。”该联既是商业性的广告，又是提高警惕的告白，简单明了，合情合理。

清朝中叶，云南建水县天灾人祸交加，民不聊生，时人请当地一个名叫曾彬的读书人上京为老百姓说几句话。曾彬沿途乞讨，好不容易来到京城，不但没有效果，反被差役打了几十大板。曾彬气愤至极，脱口吟出一联：“羊毫笔写白鸾笺，鸿雁传书，南来北往。”一姓氏为马生肖属马的闯江湖的皮匠路过，当即对出下联：“马蹄刀切黄牛皮，猪鬃引线，东扯西拉。”上下联对仗工整，严丝合缝，珠联璧合，那才女无可挑剔，只得与皮匠结为伉俪。

清朝有一副嘲讽贪官王寅的对联：“王好货，不论金银铜铁；寅属虎，全需鸡犬牛羊。”这是一副嵌名联。上联中“王好货”典出《孟子·梁惠王》，联语将王寅比作贪财好货的齐宣王，不仅见金银就眼红，连铜铁也不放过；下联借生肖中“寅属虎”，将王寅比作恶虎，以“全需鸡犬牛羊”揭露其凶狠歹毒，此联直刺贪官。

有关“羊”的成语典故很多，巧妙嵌用在对联中，颇有趣味。有一家中药房挂有这样一副对联：“一药一性，岂能指鹿为马；百病百方，焉敢以牛易羊。”上联嵌成语“指鹿为马”，与“一药一性”相反衬，说明药物各有性能，不可混淆乱用；下联嵌成语“以牛易羊”与“百病百方”相反衬，说明对症下药，不可用错药方。既有鲜明的行业特点，表明该店所卖中药品质正佳，又能很好地起到广而告之的作用。

五四运动风起云涌，上海市各阶层爱国人士热烈响应，并采用多种多样的宣传方式，唤起民众，其中对联也起了极大的作用。当时上海跑马厅也变得萧条了，因为门前出现了巨副的白布对联，说到了很多人的心里：“哪有心神看跑马；正应筹策补亡羊。”

1949年1月，郭沫若同志由香港赴北平途经沈阳时，应东北文物保管委员会请求欣然为东北图书馆撰联：“宋人方守株待兔；大道以多歧亡羊。”该联引用了“守株待兔”和“多歧亡羊”两个典故。上联要人们以守株待兔为训，刻苦读书，不要希图省事，幻想走捷径。下联告诫人们，读书，做学问，不可盲目从事，应有明确的方向。这副对联一直被珍贵地保管悬挂在馆内。它含蓄不俗而意旨幽远，启人深思，因而深受读者喜爱。

事故

五福

阎泽川

在《韩非子》一书中解释了福的内涵：“全寿富贵之谓福。”比较全面地阐述“五福”含义的是《书经》。《书·洪范》中说：“五福：一曰寿、二曰富、三曰康宁、四曰攸好德、五曰考终命。”也就是我国民俗中，人们最理想的幸福生活所包括的五个方面：长寿、富贵、康宁、好德、善终。

在我国民间艺术中有许多以“五福”为母题的吉祥图案。其中“五福”常以五只蝙蝠形象来表示：五只蝙蝠恰一个“寿”字，叫作“五福捧寿”。西方民俗中的蝙蝠往往是食人妖魔，象征着黑暗与邪恶势力。而中国民俗由于“蝠”与“福”同音，这种见不得阳光的丑陋动物，却成了幸福与吉祥的象征。如今，也有人把“五福”解释为“国泰、民安、快乐、幸福、长寿”或“富裕、和睦、美满、如意、吉祥”。

碑石、于书、布鞋和最后的歌

张健莹

原来于老酷爱金石中的魏碑，是因为其有尚武精神，有粗犷豪放之气。他喜魏碑，写出奇绝从从容大度的满带魏碑味的行草书，最终是想使草书规范化，创立标准草书。他提出草书应易识、易写、准确、美丽。他倡导标准草书，书写《正气歌》为典范之作。草书规范化是他最引人注目的成就。身为政府官员，几十年如一日地致力改革中国的书写，为了“广草书于天下，以求制作便利，尽文化之功能，节省全体国民之时间，发扬全民族传统之利器。”其用心何其大，其用功何其苦！

于翁的一幅字，让我驻足良久：“廉不言贫，勤不言苦，定能生慧，公能光明。”这是他的自觉、自许、自勉、自励，亦是他一生的写照。廉洁不怕贫穷，勤勉不觉辛苦，是于翁的智慧所在。

于翁的书法作品多不加盖印章，众人一望就可认知。人称“于书”。于书的形体、风格独具，深入人心，是我国近代书法界的奇迹。

于翁的一幅字，让我驻足良久：“廉不言贫，勤不言苦，定能生慧，公能光明。”这是他的自觉、自许、自勉、自励，亦是他一生的写照。廉洁不怕贫穷，勤勉不觉辛苦，是于翁的智慧所在。

随笔

去年冬游西安古城，春日拜谒洛阳新安张钊故居，岁末台北看于右任辞世50周年纪念展，访台北北投“梅庭”，谒于右任翁墓园，一年所到之地都与于翁相关。记忆深处留下了碑石、于书、布鞋和最后的歌。

碑石

到西安安置好住处已是下午时分，就近去看碑林博物馆，博物馆碑石成林，为碑林博物馆捐碑最多的是于右任翁。未一仔细观看，已到了闭馆时分，真真不舍。离开博物馆不远处是于右任故居纪念馆，特意留出最后半日，专门探访。不想那日大门紧闭，不得而入。

春日到新安铁岭，因看张钊老先生生前收藏的千块唐碑，就想起和他同样酷爱金石的于翁，当时他们同在陕西靖国军任职，曾有默契，凡得到唐代墓志归张钊，凡收到北朝墓志归于右任，于翁辛苦奔波，不惜钱财，收得387块。后经战乱，碑石难以藏身，于翁费尽心机，辗转北平、南京，1938年才将它们悉数捐献给碑林博物馆。其中有极其珍贵的燕平石经，还有七对夫妇的墓志被称为鸳鸯七志。于翁此年已年届六十，他曾经17岁考中秀才，25岁考中举人，后结识革命党人办学办报，反对清朝统治，追随孙中山历任国民党要职，历年颠沛流离，却实心实意酷爱金石，收藏捐赠国家，他不为自己赏心把玩，不为酷爱据为己有，而以收藏为天职的家国情怀令人肃然起敬。

于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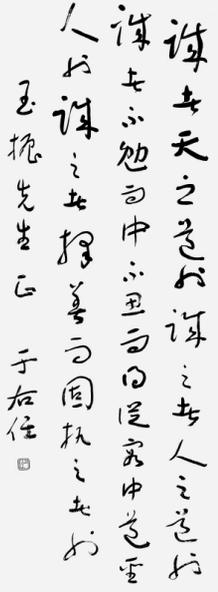
于右任辞世50周年纪念大展在台北“国立”国父纪念馆举办。展厅很大，展品很多，是于翁的书法遗墨展。

布鞋

展厅里在播放着老先生的过往，曾经，他的长子在�海完婚，亲朋好友所送礼金，他不问多少，全部捐给家乡赈灾。曾经，他接济穷朋友，自己月底无粮，借秘书的鬻子典当度日。他说别人有求于我，不要叫人家失望，谁都有廉耻之心，不要仿了来人的自尊。曾经，他拒绝蒋介石给的花园洋房，住进普通民宅。又曾经，他不置房产置地，借台北北投的“梅庭”避暑，哪里只是避暑，他是借此躲官，借此自律，借此廉洁。

“梅庭”，如今开放，亦称于右任故居。于翁一幅照片挂在展厅，他依然身穿棉布长衫，脚踏一双布鞋，他终生就这样装扮。他早上喝稀饭，中午吃

于翁的一幅字，让我驻足良久：“廉不言贫，勤不言苦，定能生慧，公能光明。”这是他的自觉、自许、自勉、自励，亦是他一生的写照。廉洁不怕贫穷，勤勉不觉辛苦，是于翁的智慧所在。



于右任书法

影视谈

技术与剧情

石童

原先的《一代宗师》、《功夫》2D版毫无疑问是两部非常优秀的影片。《一代宗师》里诸位武学宗师在片里的命运无常，各自的人生曲线编织出一片有血有肉的武林。影片有点像洋葱，有味，耐嚼。乍看是功夫片，内嵌咏春拳、八卦掌和八卦拳搏斗，细品是情感片，有江湖怨、家门仇和儿女情交织；剥到最后你才发现，片子内里的哲思和禅意无限大。《功夫》凭借周星驰一贯的无厘头风格，以一个失败的小人物视角，从江湖一角说到了江湖情怀和最朴素的是与非、对与错、执着与坚持。它所表达的不仅仅是江湖的正义，更是一种凡人梦的升华。

两部影片由2D转3D后的重映，其实不光光是视效升级，影像修复。《一代宗师》从此前的130分钟“瘦身”成现在的111分钟，原有的枝蔓情节纷纷出局。梁朝伟带着宋慧乔金楼听戏的部分消失，唱戏的张智霖也随之不见。章子怡火车上冒死搭救张震、小沈阳上门找碴儿被摆平最后拜在张震门下的部分也消失了。诸多改动后，以叶问为主干的情节线鲜明起来，不仅情节更紧凑，故事的推进也顺畅许多。《功夫》的重映是一次关于青春和回忆的重聚。影片中表现出的功夫情结、青春萌动，以及被隐藏在市井里的梦想和宣泄——包括那些观众们用自己岁月走过的十年，都被重新凝聚。无论是青梅竹马少女的眼泪，与成人世界格格不入的棒棒糖，还是化茧成蝶的绝世高手蜕变，经过数码修复转制后，都带给观众不一样的怀旧和情怀。

两部影片的重映也引起一些质疑，是否以为搞个3D就“高、大、上”，就能再次圈钱了？当然，一部影片如果过度依赖技术手段，失去了对人生的感悟、对现实的体验，变成纯粹数字特效技术的演示版，它离穷途末路也就不远了。技术的外表不能代替人的思考，电影的本质是叙事，要给观众讲个什么样的故事，这种包含着人文内涵的东西，是技术无法代替的。如何把技术与内容有机联系起来，让技术为人与剧情服务，是避免耽溺于“技术万能”误区的良方。

新书架

《金庸笔下的真实大历史》

赵慧茹

本书在挖掘史料基础上，还原金庸小说中著名人物和重大事件的真实面目。深入描写成吉思汗、崇祯皇帝、努尔哈赤、李自成、康熙皇帝、耶律洪基、段誉、赵敏、鸠摩智、金轮法王、耶律齐、张三丰、顺治皇帝、建宁公主、乾隆皇帝等近百个金庸小说中著名人物的跌宕故事，重新还原深河之战、钓鱼城战役、襄阳保卫战、红巾军内战、黑水之战等金庸小说中重大战役在历史上的真实情况。

本书是史上第一本系统地将金庸小说还原历史本身，通过史实重新阅读金庸小说的著作，这是金庸迷和历史迷的一次有趣又有益大穿越。



太行冬韵 张德立 摄影

文史杂谈

民国火车票贵

郭华悦

了。而对于其他行业的人来说，就更是如此。

要知道，在民国，教师这行业，可是所有公家单位里，待遇最高的，堪称令人眼红。当时的一套房子，好一点的城，好一点的地段，售价总共也不过是一百元左右。也就是说，一个当老师的，只要省着点花，半年就可以买套房子了。

其他行业呢？从人力车夫到保姆，再到厨师，工资一个月也不过是三五块。这就是说，他们若想要从上海坐火车到南京，光是最便宜的位子，就得一个月不吃不喝，才能攒够票价。拿一个月的工资，去坐这么一趟短程的火车，划算吗？答案当然是否定的。

要知道，从购买力来说，民国的一元，相当于如今差不多两百元的购买力。用现在的话说，从上海到南京，最差的位置，也得花上五百元，这还

是慢车呢！若是二等座，就得上千元。头等座，两千元，从上海到南京，这是啥火车呀？

所以，哪怕是名人，常坐火车，也是伤不起的。就好像郭沫若，出了名后，有时坐火车，也从来都是坐三等，不知道二等和头等是啥样子。郁达夫倒是坐过一次二等的，但那是看有个窗口前，买票的人少，于是冲了过去，哪料到票到手后，才发现是二等，悔得肠子都青了！没办法，只能打肿脸硬充胖子。要知道，民国的三等座和二等、头等的售票窗口都是分开的，所以旅客多前的节假日，三等的窗口前人多，二等和头等窗口前则门可罗雀。

名人都是如此，普通人，就更不用说了。所以，民国时，要回家或外出，一般都是选择坐船。船票便宜，因此成了民国人出行的首选。

连载



“不是我讲，是你逼我讲的。我这问你，你他……到底是啥人的种？”

“你……讲呀！镇上人人都讲他不像我，你叫我……”

的一声闷响，顺安大步跨进。见是儿子，甫光达急急松手，背过脸去，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。

甫光达大口喘气，烟瘾越发重了：“快，快给我钱，我要抽……抽烟！”

“不给！”

“求……求你了，快……给钱！”

“要钱可以，”甫光达咬住方才的话头，“你这给我讲讲，你为啥介不争气？你……为啥不想好好过日子？”

“我……我不能讲呀！我讲不出呀！”

“你我老夫老妻了，有啥不能讲哩？有啥讲不出哩？这两年你完全变了个人，我晓得你心里憋事。你不讲出来，我们这日子是没法儿过了！”

“你……不听成不？”

“不成！你不讲，我一文不给！”

这书房原本是中和的，在儿子考中秀才后就主动出让了。书房四壁，有二壁是书架，上面摆满各式古书，是伍家历代的搜集与智慧的积聚。挺举把书桌摆在书房中央，旁边靠着一张折叠软床，白天读书，晚上闻着书香睡觉。

挺举安直走进来。

挺举笔直地坐在书桌后面，正在审视面前书稿。

“来得巧哩，”挺举没有抬头，眼睛依然在书稿上，“策论刚好写完，先请阿弟过目。”

策论是乡试的必考科目。乡试每三年一次，农历八月举行，史称“秋闱”，共考三场，一共九日。第一场从八月初九至十一日，考《四书》《五经》，用八股文书写；第二场从八月十二日至十四日，试论有论有判，另有诏、诰、表等；第三场从八月十五日至十七日，考策问，问题包含经史、时务等。考题由简入难，尤其是最后的策问，往往见出考生的真实功力，挺举自然不敢等闲视之。

顺安心思却不在这上面，粗粗扫一眼，长叹一声：“唉！”

挺举扑哧笑了：“观你气色，想是啥人招惹你了？”

“能有啥人？还不是我家那个老鬼才！”

“哦？”挺举关切地问，“甫叔又……赌钱了？”

“哼，”顺安笑道，“不赌就抽，生生把这个家败光了！”

“唉，甫叔这……这是自我作践，阿弟，我们该当生个办法，让他解脱才是。”

“屁办法。该用的法门，我妈妈全都用过了！”

挺举低头自语道：“甫叔以前不是这样的呀。”抬头看向顺安，“无风不起浪，阿弟，你想没想过甫叔是为啥事来着？”

“是啥有啥？”顺安脱口道，“生意不好吧。我家是南词戏班，前些年，隔三岔五就有生意上门，自打去年开始，月儿四十也难来一宗。今年更惨，过年迄今，这都七八个月了，只到周家唱过一次堂会，还是五人档的，要不下次”

“这就是了！”挺举连连点头，“甫叔这毛病想必是愁出来的！南词雅致，曲高和寡呀！”